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七

無錫浦起龍撰

內篇

品藻 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臬鸞不比翼若  
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  
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  
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接

一作步

武方稱連類者乎釋

篇首言品藻果允雖時地不相及而人可類舉也

史

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

韓非子老子

袁董並曰英雄空當漢末用此為斷

簞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

此節釋總冒

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

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

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

於他子難為等衰通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

退冉有原注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

又楚王楚武王子文王過鄧三甥聃甥騶甥請一作欲殺之鄧侯不

許卒亡鄧國莊六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原注即第七等夫寧人

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

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機而作決在未萌



自當高立標格實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

庸下流而已哉

原注三甥皆在第六等

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

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

原注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

士會在第五等

其述燕丹

一脫丹字

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

之秦舞陽居末

原注高漸離在第四等荆軻在第五等秦舞陽在第六等○事詳史記刺客傳

斯並是非瞽亂善惡紛拏或珍瓠瓠而賤璫璆或策駕

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釋

此節專糾漢書古今人表

又江

充息夫躬讒譖惑上使禍延諸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

過於石顯遠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

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

一有冠仍字冠

之傳首不其穢歟

釋因古今人表及到列傳分合就班書作轉遞已下皆言傳類也

若

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

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

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

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

兩言罪過

輒與貞烈為伍有乖

其實者焉

釋列女傳一則

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

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

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揣薄周孔者之意

正如董仲舒楊子

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

風

亦是誦述禮法者

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可棄而揚

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

一本誤作百字

也

釋高士傳一則

已上二書非國史蓋類而及之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平失亦往往

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

卜之徒歟

原注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

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

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

南齊書及南史並作僧真

砥節礪行終始無

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頔文章不

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

臬感並列

原注隋世皆以楊玄感為臬感

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

人共編吉士為伍

原注隋書列王頔在文苑傳也

凡斯纂錄豈其類乎

釋

此即收歸國史謂沈蕭令狐諸書類多分配未當也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

於張邈事

一無事字

列在方書

句有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脫字

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

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

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

釋此即推到作者識鑒應前

作夫一作

能申藻鏡

區字多

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

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按班史人表老手判之只銷一語曰不作可耳他所論列亦恐更僕未易盡也品藻非直論史直論人矣論人者衡懸鑑照平明蓋難一挂百漏拈放何主愚

恐是篇輕犯棘叢。○高士傳一節非欲其攀載顏蘧

乃譏其冒收揚董也。史通此類文法甚多，解者勿誤。

商冒

商臣楚成王太子王後欲立少子職，商臣以宮中圍王王，繼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冒頓匈奴

頭曼太子頭曼愛後閼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按此二逆連舉，見宋明帝詔。

伊霍

漢書霍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即位，行淫亂，光

憂憊，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呂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白太后詔

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景紀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

三科九等

漢書古今人表叙云：「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

下愚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呂列九等之序

晉之臣佐

左僖二十七八晉文作三軍魏犢為戎右圍曹魏犢傷於胸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濮之戰舟之僑先歸晉侯殺之以殉於國又文五晉陽處父聘於衛甯羸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是以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是以去之又士會見叙事用晦篇

江充息夫躬

纂舊注江充幸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雲造息夫躬

詐譖之策按漢書二

人與蒯通伍被同傳

石顯

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呂政事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

辯呂中傷人

楊王孫

漢書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且終令其子羸葬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

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秋胡妻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

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顧秋胡子遂

去至家母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東髮辭親五年乃還當馳驟疾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

喪是亡母也不孝好色淫佚不義妾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按傳玄詩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兩言最

允劉殊失平

古冶

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公孫棲田開疆曰



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  
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吾  
獨生不仁亦  
契領而死

曹娥

後漢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為巫祝五  
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

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尚為立  
碑注會稽典錄曰度尚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  
題八字曰黃娟幼婦外孫壺曰晉隱逸傳夏  
統曰曹娥德過梁宋國人為歌河女之章

識二五不知十

梁書劉峻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非  
命有六蔽焉靡顏賦理哆嚙顧眄形

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  
昏蔽麥神之辨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  
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于十  
其蔽一也蓋用越世家語

陽瓚

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

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劉卜

宋書劉康祖傳太祖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軍仁真相及於尉氏大戰一日一夜矢中頸

死虜得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又元凶傳元凶劬文帝長子也元嘉三十年劬齋帥張超之手行弑劬進

至合殿中問太祖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助於東堂見殺

紀僧珍

南齊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惠開罷益州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

曰我子弟其才政是諱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頓新亭時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

南臺御史僧真客說言吐雅有士風按真作珍誤諱謂道成也

王頔

隋書文學傳王頔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潛有異志文帝

崩舉兵反多頔計也楊素至萬澤頔謂其子曰氣侯殊不佳於是自殺又庶人諒傳為祖幼子漢王諒字

德章出為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反王頔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宜長驅

京都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及楊素襲萬澤諒欲還師頔諫不從窮蹙降除名為民絕屬籍

龐萌張遼

萌見載文篇魏志遼傳遼字孟卓太祖表紹皆與遼友紹既為盟主使太祖殺遼太

祖不聽曰孟卓親友也遼畏太祖終為紹擊已心不自安太祖將陳宮等共謀叛說遼曰此亦縱橫之一

時也遼從之遂以其眾迎呂布據濮陽二年間自為其下所殺評曰昔光武謬於龐萌近魏祖亦蔽於張

遼知人則哲  
惟帝難之

許郭

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故天下言後士者咸稱許郭

裴王

晉書裴秀後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王戎字濬仲神彩秀徹裴楷目之曰我眼爛爛如巖下電

直書

第二十四○直書一作直言誤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

一本由作

曲又多自  
此二字

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

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釋

泛從直道  
不伸說起

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

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

於千載

一作古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釋

此貼到作史者直  
道彰則為惡者懼

矣振起  
下文

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

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

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

身膏斧鉞取笑

一有於字下同

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

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

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

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

舊作而誤

全足

舊作是誤以驗

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釋

此節暢言古道既遠醜正實多作者畏避

詭隨為通篇正慨

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

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

晉

在歷史氏尤多

當宣

懿

景

師

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

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

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

舊有達之說

疑脫于今升亦斥以六字

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

朝如

一作始

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

此節實拈

晉初事人多曲諱得習干而一彰也

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叙

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

謂元魏

王公箕裘未隕

鄴城

謂高齊

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

剛亦不吐其斯人

一本人字作之謂二字

歟

此節用虛運見貴

其上世也。已上二節總對直道難行發意

蓋烈士狗名壯夫重氣寧為蘭

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

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

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

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喻其高下也

釋末乃浩然唱歎自寄素懷

按此篇與忤時同旨低回史筆表襮直材非黏論也



其以矜作手正以概時情也文有形有神讀者神遇  
句外是為得之彼扣槃捫燭者難與說日也

直如弦四句

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書  
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

為於可為二句

揚雄解  
嘲中語

董狐

左宣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  
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鳴

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

惡惜乎越  
竟乃免

書崔弒

左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公以說於晉太史書  
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述漢非

後漢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

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時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

韋昭仗正

見本紀篇弘  
嗣吳史注

崔浩犯諱

魏書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闢綜爵東郡公拜太

常卿神麤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堪却採謠事浩請立石銘載國史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怨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

張儼見載文篇注隋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

遼東本

晉書孫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

說此史行闕君門戶事諸子改之盛寓兩定本寄於慕容嵩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

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金行

注見斷限篇

渭曲見屈

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其年卒于軍松之注漢晉

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

偏儀結陣而去百姓為之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雲臺取傷

魏志高貴鄉公紀注云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

自出討之經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決矣賁充逆戰帝自用劔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出于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鏜仗授兵出討又按抽戈犯蹕亦見本注乃于寶晉紀語非出習書

董統燕史

外篇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

緣其後范亨等合諸燕史并成一書而董書遂逸也范亨書二志載之

曲筆 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

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

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釋首用諱尊

諱親似曲而直者翻起此處曲字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

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一作射誤用舍由乎臆說

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釋此與

下即標出二種曲筆。此種偏私意見之曲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

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沈魏錄

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

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

下字咸狠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釋此種思讐賄賂之意

意已對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

所取謂前人說過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

廣異聞用標先覺釋上二種標作提案後漢書更始傳

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

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

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

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

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

即明帝

所定或馬后攸刊而

災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釋

此揣後漢之曲詆更始也

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

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

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

一作何從

而書

一多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釋

此揣蜀志之曲議諸葛也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

近古

一作世

無聞至公國自稱

一作謂

為我長家相謂為彼

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

桑乾

元魏開國處

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

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

紉素

謂史難

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釋

前范陳二

曲皆意思出之此乃顯刺魏收誇抑之曲其文未了

夫史之曲筆誣書

句不過一

二句語其罪負

一作負罪

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

過半固以

王本作知

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



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

李百藥字

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

加字出大名

一作誤若

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

舊多字虛美

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釋

加此一層仍是判魏其言百藥曲推

非本意所屬

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

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

彰其罪

謂於卽所著諸史無所指實

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

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

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

憎主人之甚乎釋

再加一層亦是刺魏非讚卽也收書劉之所深惡故重斥之刺魏之文至此方了。自夫史之曲筆至此一本錯簡在鑒識篇彈射矣之下

蓋霜雪交下始見貞

松之搯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

曲在魏

晉初之諸葛

母一作母音貫

丘

曲在晉

齊興而有劉秉

譏

作康

袁粲

曲在齊

周滅而有王謙尉迴

曲在隋

斯皆破家徇國

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

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

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

矣釋

此即羅舉諸史之曲凡前朝求造之忠義率多受枉也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

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

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

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

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

豈獨於今哉釋

此即脫到當時勅修前史仍不免瞻徇貴胄之曲也

蓋史之為用

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

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

是以隱侯

沈約

宋書多妄蕭武

梁武

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

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

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

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釋

篇末歸到功罪失平勸懲倒置斯為探本深言

益透前篇  
寄慨隱衷

按昌黎人旤天殃之說戒心不小懼曲也評者有意

斥劉因而悉力怙史夫古人往矣信否何憑秉史筆

者讀之能勿知懼○聖公刮席一段與曩言宜列帝

紀相因其言誠別然論人於成敗之間代興之會疑案正自可存。○史通歸美王邵書果於犯衆忌而不  
去口何耶蓋觀齊丘之讖齧索之謠類於其書見之  
推此而知近臆辭影匿瑕地妙召怒深矣彼隋書一  
傳懸詆其著書而獨榜其謠語果盡生平耶卽未  
云佳士史亦豈無憎詞李安平叙崔浩被誅訾其所  
著曰備而不典備者弗隱也不典者無飾也率是道  
也亦憎詞也知幾之在史曹徑情載筆以此忤時激

而為言言及君懋則進之及伯起則揮之伯起者尤  
工為飾者也所揮在飾即所進在無飾河上之歌曰  
同病相憐此之謂與

虞預相凌

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

事後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  
後更疾隱形於顏色隱竟以謗免歸

休文釋紛

南史裴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

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  
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沈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

王沈濫迷貶甄

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  
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為衆

論所非按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郭評  
沈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曹醜也

陸機虛張拒葛

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篇按晉書  
宣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懿凡

兩拒蜀丞相亮

受金借米

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柳  
注困學記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壽傳有

謂丁廙子覓千斛米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  
有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伯升之怨

後漢書齊武王演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  
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

天都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  
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  
之

明皇所定

後漢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

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按顯宗明帝廟號

馬后攸刊

後漢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肅宗即位尊之曰皇太后自撰

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叅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

蜀無史職

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黃氣見秭歸

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猇亭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

丈

羣鳥墮江水

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有景星出

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無宰相氣

費禕傳延熙十四年夏成都望氣者曰都邑無宰相氣

父辱受髡

晉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叅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為父立傳謂亮

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

李稱實錄

語見浮詞篇原注

公輔大名

北史李百藥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王訓

故左傳云魏大名也故云按大名句見左傳閔元

元歎

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名今

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又  
吳錄曰言為伯喈所歎故以為字焉

惡直醜正

語見左傳昭二十八

盜憎主人

家語觀周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十五

董承耿紀

蜀志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

與承等同謀魏武紀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屯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按耿紀攻許燒營見

因習篇又魏武紀注三輔決錄曰紀字季行為丞相掾又獻帝春秋曰收紀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

吾不自主意竟為羣兒所誤耳

諸葛母丘

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景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亂橋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於西門之外帥眾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收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誕儉傳誕字公休儉字仲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滅誕不自安朝廷徵知徵誕為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麟曰儉誕等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仲有晉史黨晉之言又按通志略母丘以邑為氏無音貫

劉秉彖

宋書彖傳彖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機順帝即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

命有歸彖密有異圖劉秉宋代宗室與彖相結謀克日驕太后令使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挺身暗往彖子寂覺有異人以身衛彖僧靜直前斬之父于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

王謙尉迴

亦見因習篇

秦人不死

未詳

蜀老猶存

未詳按困學紀聞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武侯事蹟湮沒多矣然則蜀老事王

氏亦未有所考也

鑒識

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釋篇意論鑒古不明之失况史傳

為文淵浩

一作源

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蹟素隱致遠鉤深

烏

一作馬

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釋

從鑒人擘歸鑒史

觀左氏

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

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

世則並生論才則同

恥一作體非

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

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

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

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

智士之明鑒也

釋此節以左傳言其抑沒之久由於明鑒者少也

逮史漢繼作

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

而優遷

原注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瞻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

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

不敵固之不

如遷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

一作

得失而

大抵同風可為連類釋

自此已下以班馬言。先列平論

張晏云遷歿

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

一無

缺言詞鄙陋非

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

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

此二事入於  
暗惑篇論之

其言

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釋

一條  
論馬

對鑒者立說是  
駁張非抑馬也

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

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

天下無主

一作  
君

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

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

周成  
王

為孺子史刊攝政

一作  
正

之年厲亡流虬歷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

傳

句必有誤詳此句  
當云各有世家

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

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釋一條論班亦對鑒者立說是駁劉非

揚班也。右通史漢為一大節劉祥撰宋書序一脫序字錄歷說一作序諸家

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莊草盛貌一作拙少氣王隱徐廣淪

溺罕華夫史之叙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一作美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疑當作未

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

綺揚繡合雕章綰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

其妄施彈射矣釋此節列諸晉史亦對鑒者說亦是駁劉非優劣諸史也。一本此下入前



篇夫史一段恐非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

如是蓋尚書古文六

一作七

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

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

既而梅氏寫獻

一作狀

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

古若乃

一無若乃二字一止有乃字

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

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

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

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大滅泥沈

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釋末節仍以鑒

識難遇感慨

攝全篇

按曲筆以恩怨廢興言鑒識以明暗異同言曲筆是史之書人鑒識是人之辨史兩篇本無一語相混錯簡二百字持此判之

三王獲申

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

身杜口注說見魯連子

五霸見詆

漢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左氏不列學官

隋經籍志春秋左氏漢初出張蒼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為訓詁其後

劉歆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陳元訟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遂罷至晉時杜預為集解

盛行而公羊

穀梁浸微

膏肓墨守

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太傅陳蕃辟之以叅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

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傳玄隱修經業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

吾矛以伐我乎

賣餅太官

魏略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厨公羊為賣餅家數與翰會

辨析長短

王充著書

後漢本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注袁山松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

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

張輔持論

晉書本傳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司馬遷云云按所論凡五則文煩不錄

褚先生補

史記裴注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漢興將相年表

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曰者龜策傳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曰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選本意

劉軌思

北齊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曲多為詩者仕齊國子博士按傳不載論史之文

野雞

封禪書野雞夜雉注如淳曰野雞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巧心拙目

語見陸機文賦

劉祥

南齊書劉祥字顯徵性韻剛踈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代上銜而不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

有劉祥字休徵以字行劉璫子也緒定梁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本刊正

徐廣

見左傳家徐賈注

文舉公幹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為北海相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今之文

人魯國孔文舉氣體高妙理不勝辭又云文本同而未異又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

子雲長卿

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人好深沈之思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常擬之

呂為式又司馬相如字長卿相如奏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

梅氏寫獻

隋經籍尚書志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五十八篇晉世秘府所存永嘉之亂並

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  
舛與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市得其書奏  
上多二十八篇於是始列國學按世說方正篇梅賾  
豫章太守其字仲真見注晉諸公讚似即其人賾與  
頤未知孰是

杜侯訓釋

杜預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已略見前按  
本傳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

會圖春秋長歷  
備成一家之學

老莊遭值

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  
之者呂為過於五經自文景之君及司馬

遷皆有是言晉書嵇阮傳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  
籍著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  
玄風尤甚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  
史通第舉文景嵇阮為言約辭也

太玄逢平子

平子張衡字  
注詳自叙篇

探賾 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

釋首節標出迷旨之  
得失見探賾大意昔夫子之刊作

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

蔡始作春秋

此四字舊脫今補

夫以彼聿修傳諸詒厥欲求實

錄難為爽誤是

一事一謬

則義包微婉因攫莓

莓一作莓皆誤當作煤

而初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傳者

傳者集內凡三見並作儒者當

由書備論傳作儒故

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

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

陋寡聞之所致耶

此節論春秋始作當以祖孫傳語為正探知他說之非作諸條標準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

蓋所以賤夷狄而

一無一字

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



時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

傳本不畧此但據時勢折之耳

異乎

矣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

舊多以字

求自古遺文而州

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

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濶丘明所錄安能備諸

且必以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

門葛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臍斯皆邊隅小國人品

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

周爭長諸華威陵

一作凌

強晉而可遺之者哉

傳書楚事甚多正辯

此在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

均非是獨簡

一作畧

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

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為足曲者也釋

此一  
略取條探孫盛所論華夷詳

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

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

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

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

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

居高位者非闕有德也案史之於

一作所

書也有其事則

記無其事則闕尋

一作馬

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

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

一作山

二子而已然適

使夷齊生於秦代

一作氏

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

有情

言如此或可云發憤之故

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

恒

一作常

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

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

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

一作同

在一科而

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

一作分為數卷也

又遷之純繆其流甚

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

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

一作謬為

凡例志存激

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平刺復

何為乎

言此等乃為被刑而發釋此一條探葛洪以表耳若項紀豈闕怨刺乎釋善人蔑高位臆揣夷

羽之位置說亦未的也

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

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

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

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

事無所措言

是未嘗抑魏者

劉主地

謂門地

居漢宗仗順而起夷

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以宗室言

譬以

侯伯宜輩秦繆楚莊

以功烈言

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

亦不似黨蜀者

是則意

壽之

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

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

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

此下舊有注引陳壽上諸葛集表語殊無取義去之

夫無

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釋

此一條探李德林論陳志之說

殊為不確。○下條另段同事別書

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

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

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

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同一作趙失德豪士

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一作之獻箴斯皆短什小

篇可率爾此二字一作俯字而就也借諷之作祇有短篇從無巨帙安有變三

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

權濟物議此六字舊作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

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

王命論亦止一篇非如習書大部也求

之人情理不當爾

理不當然也或說爾作耳非

釋此一條探檀論自習書其說亦非

二京板蕩羣雄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

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

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

以上並收語見鴻本傳

案

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平為正朔適使

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

以偽

或作魏

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

宦

一作官

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

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雄並列愛憎之道豈若

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

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

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

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

追出訶鴻

曲心且東晉之書宋齊

一脫此四字

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

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



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

釋此一係探出收之議鴻全是私心造言尤為最妄者

○條探盡此

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叅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

懷枉申探蹟

此云探蹟貼論史者說

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

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釋

告後人無惑異說也

按此篇亦非論史是論論史者易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之其形容字書云蹟通嘖然則探蹟者探衆論之嘖有煩言而辯正之也郭評云孫葛失之迂猶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鑿魏收失之悍其能逌於子元之掊擊乎。愚嘗論伯夷篇之為傳首也當作七十列傳惣序觀傳非本紀世家之比人兼顯晦事待表章龍門寄意於首篇所傳在伯夷所附託乃在孔子也稚川之見偏居巢之說臆似皆未得

其肯

吾祖始作春秋

孔叢居衛篇宋樂朔園子思既免曰文王因篇里作周易祖君屈陳蔡作

春秋吾今因於宋可無作乎作中庸四十九篇按太史公自序及公羊篇首注並宗此說又按孔叢子先

儒多以爲偽病其維也書有夫子子思問答高似孫子昭以魯繆公年推之證其祖孫之世不相及而堯

拳汪氏復據漢書孔光傳證其世譜出自子孫之手非他書臆度者比兩說相持錄以存參

櫻莓

呂覽任數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頻淵攫其甌中而食之起曰今者

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

知人固不易矣按史通明用此事莓字斷誤

上計先集太史

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

相續纂其職隋經籍志漢帝始置太史公天下計書

見史記如淳注其說於史官建置篇詳之又周禮小

宰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上一年計會文書及

功狀也

駒支左襄十四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

乃實有所闕而罪我諸戎不與

長狄

左文十二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

伯命宣

墨翟

史記附見孟荀傳其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即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先黃老二句

漢書史馬遷傳贊中語又後漢班彪傳彪作論畧其論遷記先有崇黃老薄五

句經

李稱陳壽黨蜀

隋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

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賊后逼主

後漢伏后紀自帝都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曰幸垂恩相

捨操失色後乃逼帝廢后以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訣

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鑿齒當桓執政

晉書習傳是時桓溫覲視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於三國之

時以魏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興按其詳已見論贊篇但此皆今晉書所有今子元以為是道驚語而雜說篇又有新晉不取曹干孫檀之說則亦非盡不用也

瞻烏逐鹿

後漢郭泰傳陳蕃實武為閹人害泰哭于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

于誰之屋耳

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

豪士賦

晉書陸機傳齊王回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

女史箴

見載文篇

崔鴻十六家

鴻字彥鸞前見表歷篇又魏書本傳云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

之志見劉石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  
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又詳後正史篇

崔氏祖宦

按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字長仁東  
清河人祖曠從慕容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

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廷劉駿  
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世仕江左固有明文

而史通云委質慕容容傳無其語意祖曠從渡時名在  
仕籍傳或闕書何官也崔氏清河世望故在諸燕境

中子元之言  
必非無徵

史通通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通釋卷

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八

無錫浦起龍撰

內篇

模擬 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  
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晉書作符朗則比跡於莊

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

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釋

篇言模擬者師古之義也開局渾舉

蓋模擬之

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釋貌猶貌

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扇應之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

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

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

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一脫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

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集內殺多作然其大夫李斯夫

一脫此三字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

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書大夫當春秋之世列國甚

第一則

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  
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  
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

或作但疑當作時無

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擬稱我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

第二則

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

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

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

一作被

典午之善政同

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擬

襲忘亡第三則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

原音征

魯以行

一作用

天

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

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

為解釋也

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

班厯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

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

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擬

仿王正第四則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

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舊作事其

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

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

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耶以

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

論之文可一用之史法則非體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

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據文義刊正舊作已非詳如漢書李陵傳

稱隴西任立政此下當有至匈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

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  
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  
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  
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  
複者耶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字呼其

人第六則愚謂此似無妨○已下總評

昔一本誤多謝承二字家語有云蒼梧人娶

妻而美以讓其兄雖

一多則字一多其字

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

法言曰士

一脫士字

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

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

一有而字

字仲尼

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

持今世之人

一作民

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

守株之說也世之迷者銳志於

恐矜字之譌

奇喜編次古文

撰叙今事而

一無而字

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

其無識者矣

釋總評貌同而心異至此束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

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

也

一作彼

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互

一作互同



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皇

舊作惶

放逐而能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

後謂之連類者哉

此段總挈貌異心同意

蓋左氏為書叙事之

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

中亦可言焉

又一小挈後所列貌異心同凡七則皆以左氏為式也

蓋君父見

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

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

舊脫一公字

薨於車

桓十

如干寶晉

紀叙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

此而擬左氏

舊多又字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不忍斥書之法第

則一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

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

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

索虜臨江太子劬使力士排徐湛

二字疑衍

江湛僵仆於是

始與劬有隙其後三年有

舊衍徐字

江湛

舊無湛字

為元凶所殺

事以此而擬左氏亦

一作又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師左氏書

事前後伏應之法第二則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

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

一作子臧一止作臧並誤前稱

子產則次見國

當作

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

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

舊誤作有

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

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師左氏書人名字互

見之法第三則

左氏與論語

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

有叙人酬對苟非煩

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

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

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師左傳論語叙應對省曰字之法第四則善人君子四字通泛恐有誤功業不書

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舊誤熊作隋

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六至蕭方等一脫等字三十國春秋

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

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

氏彰美不待實叙之法第五則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

取睽與眷通回顧之義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

子一脫子字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昭二至王幼齊志

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  
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  
師左氏書預兆後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  
省之法第六則

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當作軍下軍爭

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夫不言攀舟恐脫以刃斷指擾字

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幼齊志述  
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  
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

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

師左氏叙事片言蔽全形之法第七則大抵作者自魏  
意畧與用晦篇同○已下合論兩扇

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  
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  
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  
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  
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  
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

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結到教人學古神似毋貌似以

為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

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遠啟疆對楚靈識歐  
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  
同而已。左氏叙一人名封字謚傳中錯出讀者苦  
之必斟牂產僑之為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

晉載紀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之流

也隋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按符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並從竹符符之辯具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

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作其中



合者往往不  
減過秦論

貌同心異

賈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  
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條與

劉同時而稍前  
劉以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

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至九列不與政  
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

篇

江外忘亡

按左閏二年言衛國忘亡為齊桓存衛加  
贊也今晉乃滅吳與存亡國異道而干寶

乃套用其文  
故史通駁之

歸命

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  
曰孫皓窮迫歸降其賜號為歸命侯

春王正月

春秋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

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今述史通意益私慰所謂先得我心

帝正月

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元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每歲首亦必書帝正

月史通仍不紀及愚前言其書在依託然否間者信矣

陵字立政

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至西

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請少卿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

何奈

字之曰奴干

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為太祖內親信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

曰云云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此  
曰字之即史家所稱不名之義也不得云復

蒼梧人

按此事俗本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云謝承

書更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核之原  
無謝承二字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篇也蒼梧

人家語作  
蒼梧挽

姓孔字仲尼

見法言  
吾子篇

江湛

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書  
家甚貧無餘衣食魏太武至臥步以湛魚領

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劾以下集議眾並謂宜許  
湛謂許之無益劾怒曰誰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  
散俱出劾使班劬推排之殆於傾倒及劾之入就湛  
直上省據牒受害意色不悅求書徽深作徽淵魏太

武作索虜而按本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畧不可得見而歷考時事知是史通行文也

羊斟叔牂

左傳宣二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

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

子產國僑

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僑開文公之為盟主也傳中似此者多有但

止稱僑或稱公孫僑而不稱國僑王伯厚嘗辯之愚故疑國字當作曰字以配下曰叔牂之句

桓玄敬道

按本傳玄字敬道但於所論書法未有明證而宋畧又不可得因取晉宋二史與桓

事有涉之人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擅憑之諸葛長民等十餘人傳編閱之都無是語蓋史家改易字

句不盡舊文此等處即  
以史通作故實可也

殷鐵景仁

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  
遇猜隙漸生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

詣景仁求即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恃耄遂就殷鐵  
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

望未重不可王弘撫棺哭曰  
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

張長史乎

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暢  
臨城呼問之語也按今宋書暢傳節去問

姓語南史則又增孝伯曰句  
並與裴畧小異矣暢字少微

蕭方等

見稱  
謂篇

慕容恪在

晉載記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號將終  
謂焉曰恪智勇俱濟汝其妻之及焉嗣位

封太原王初建鄴閭焉死曰中原可圖也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山上掛絲

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瑊嘗夢亮云云亦與幼志稱伯德自夢小異

槊血滿袖

北齊帝紀余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為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

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

葉公好龍

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

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亡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問見之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  
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  
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  
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  
力技藝殊異則書之

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

於是採二家之所

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摠括粗

得於茲矣

釋首引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重大有關係者乃書之也

然必謂故

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  
叙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  
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  
福萌兆則書之

三科以補五志也亦不與後文闕貼

於是以此三科參諸

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釋此

此節

特廣書事之迹已上二節皆言所當書者大致與煩猥反對是為首裁

但自

一無自字

古作者

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

釋總提中裁三節

蓋班固

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



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

譏馬貶班引用成語以見作史最易拈取勿黏看

尋班馬二史

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痛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

節中作頓挫

荀目

或譌作自

前哲之指蹤校

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

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

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

其說散見諸篇之中

此其大較也必伸以

紂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耶子曰於予何誅

於此

此一無字

數家見之矣

釋此即兩層皆從事理非違處論書事之失

抑又聞

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

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

若存若亡最圖活

若吞燕卵而商生啟

龍箴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

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

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

即中頓挫

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

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

非闕軍國興亡者

聚而編之

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

五經之所載也

北釋此即兩層從物異徵驗邊論書事之得失

范曄博採衆書

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

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

亦作盟

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

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

節中頓挫

又自魏

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

一作調

謔小辯嗤鄙異聞

在小說家可無譏也

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

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

馴而溢入國史矣

至如王思狂躁

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

膳茹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

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

一作

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

釋此節兩層從詭誕譎諧邊論

書事之得失愚謂此諸點綴略見無妨。已上三節統為中截

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

煩樞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釋

四句提後截

夫祥瑞者所以

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  
雉魯獲如騶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  
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

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

或作祥

彌多

政逾劣而祥

或作瑞

逾盛是以桓靈受社比文景而為豐

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

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

釋侈

四煩符瑞為

當春秋

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一作長

經書某使來

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

疑威字之謠

德所及此皆

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

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

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

原注若漢書載楚王

器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夫臣謁其君子觀其父抑惟恒

亦作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釋常

入紀為四煩之二愚謂有事入觀即臣子亦當書

若乃

一作乃若

百職

一作辟非

遷除十

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

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

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

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北

諸史以後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

何足觀其煩三也釋虛銜備載為夫人之有傳也蓋唯

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

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後廉謹相

承史記萬石君傳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

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

而一無字乃叙其名位一二

一作一

無遺此實家牒非關國

史其煩四也

釋贅錄世官為四煩之四

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

疑當

作近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

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其斯之謂矣

釋總繳書事四煩後裁歸宿在此

亦有言或可記

功或可書而紀

一作記

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

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



諸郊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

能

一作熊

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

見後篇元凱注

或五

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

商君列傳

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

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禱杌之記

其所缺略者多矣

釋此節反以遺缺

圖其說是餘文

既而汲冢所述方

五經而有殘

一作殊

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

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

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

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

知其利害者焉

釋末又帶及經傳正史之外  
撮拾殘叢折衷貴審也

按書事與叙事篇各義叙事以法言書事以理斷法  
戒浮華理歸體要用意尤尊嚴也局分三截旁引正  
規森如律令

荀悅五志

語在荀紀  
高祖第一

班譏司馬

見探蹟篇此  
處多採一句

傅玄貶班

晉書傅玄字休奕御史中丞遷太僕撰論  
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

例名為傳子  
為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

陸機豪士  
賦序中語

指蹤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狗處者人也

吞燕卵

鄭氏商頌譜有娥氏之女名簡狄吞燕  
生契殷本紀簡狄為帝嚳次妃爾雅釋鳥燕

燕  
紀

啟龍縢

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縢孤其服實亡  
周國有夫婦鬻是蛇者夏之衰縢神化為二

龍王請其縢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縢流  
於庭重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縢孤服者取之以逸  
於襁是為褒后  
周本紀亦載之

屬壞門

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

左哀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而戒其子

曰我死爾開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聽政

夢者之子乃行八年宋滅曹

江使返璧

注見書志篇再按前注鄭容樂資春秋後傳作鄭容

圮橋授書

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圮橋也圮音怡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圮按

圮橋二字連用似誤然其後雜說中有盧江目橋為圮之文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

見採撰篇

廩君槃瓠

後漢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

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槃瓠見斷限篇

語林笑林

隋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笑林見因習篇

世說俗說

世說即臨川所撰見尚書家隋經籍志俗說三卷沈約撰

驅蠅

魏志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絕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驅蠅不能得還取筆

擲地踏壤之

持螯

晉書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

酒船中便足  
了一生矣

膳痴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之孫邕嗜食瘡痴以為味似鯪魚嘗詣孟靈休靈休瘡痴落牀上取食之

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痴未落者悉褫取以飼邕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痴常以給膳

傷贅

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寸帖著舅

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按傷贅即割瘤也

嘉禾

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

命作  
嘉禾

秦得若雉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

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雄雞漢書郊祀志作雄雉

魯獲如麇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

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

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呼

韓邪單于稽侯獬來朝贊謁揖藩臣而不名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肅慎來庭

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後漢書挹婁古肅

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晉文帝紀肅慎來獻石砮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按魏志陳留王

紀景元三年肅慎遣使重譯入貢即其事又晉武紀咸寧五年肅慎來獻楛矢石砮

黃能之崇

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今夢黃

能入于寢門人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昔者絲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

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耶左昭七黃能作黃熊二傳皆無叔向問語史通似誤

謝拾沈遺

謝綽宋拾遺十卷見書志五行章

人物

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

釋此篇前半以有闕法戒之人當見史冊為說

觀夫文籍肇初史有

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闕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

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

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

世亦作

天才挺生傑

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

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

不書無乃太簡釋

首以尚書春秋有闕開端

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

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

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盡各採而編

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其言

與探蹟篇  
不相顧

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

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其一

脫其字

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

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

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

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

吞舟過為迂濶者釋

以上述馬班壽隱  
諸史列傳有闕

觀東漢一代賢

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

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

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

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

所載將安準的釋

此補述後漢書取舍失當也文當列三國兩晉之前緣是婦女故另綴焉

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祿陰受君命戕賊

零陵乃守

舊作宗

道

一作通

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鉅麇義

烈宣二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褒

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

釋此述子野宋略傳亦有闕也○此處

截上言當傳而不立傳者  
下言不必專傳而傳者

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

一有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

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

一無明  
主二字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

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

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

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

一本此三句中干  
作干無亂字滅字

既有關

時政故不可闕書釋

此段轉闕書善虛運書惡實拈皆有  
闕國紀故不可闕載耳是引下之

辭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

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

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

釋近史則庸碌宵小亦

書不足示戒矣

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

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

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

軼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

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

列傳不亦煩乎釋

近史於尋常流品亦書不足示勸矣

語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咎所不

談

謂明不能遍

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

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

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釋

單收後半不必專傳者一截

按以書善書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不足  
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宜褻  
乃史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謹也雖  
然談何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心而炳俟百世之明

識其孰能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遠或細碎舉之恐不勝舉與品藻篇一類不免翰墨煩勞

元凱

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價凱樁演大臨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

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寒浞

左襄四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圍而用寒

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飛廉惡來

秦本紀伯翳之裔中涓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



子俱以材  
力事紂

散宜閑天

按散閑二人明列尚書君奭篇史通乃與元凱等同以闕載為疑疎矣

由余

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間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

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由余笑曰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過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不知所以治此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懼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余降秦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云晉獻公滅虞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按左

傳之言媵秦穆姬者為井伯無百里奚之名唯僖十三年晉人來乞糴有秦伯問百里與之一語亦無奚名

蟲種

外傳越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不勝棲於會稽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蟲為我守

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主斷其事種不如蠡四年伐吳居軍

三年遂滅吳

曹沫

按刺客傳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之時有戰敗會柯劫盟之事而公羊書盟柯手劒曹子無名

左穀則名曹劌又皆無劫桓事故曰三傳不書曹沫

公儀休

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

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按事又見董子賢良策對

甯戚

管子小稱篇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鮑叔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如莒時也管子毋忘

束縛在魯也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按呂覽淮南並云擊牛角疾歌注曰歌碩鼠也而呂作甯戚淮南作

寧越至應劭述歌又別歌曰南山斫白石爛生不遭  
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

漫漫何時旦三書

互異識以備考

田穰苴

史記本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雖田氏庶孽然

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

薄昭

附見外戚薄姬傳高后崩迎立代王為皇帝封太后弟昭為軹侯又見淮南王傳淮南厲王恣

不用漢法時帝舅薄昭為將軍  
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楊僕

酷吏傳僕以千夫為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按僕非附傳不得云見遺

顏驕

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有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遺武注漢武故事孝武過郎署見一郎鬢眉

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顏駟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業不遇上都尉

史岑

參雕龍選注雕龍云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

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可與誰等校書郎對前世史岑之比者是也其一頌和熹鄧后者字孝山在莽後百有餘年書典散亡莫詳爵里集林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范曄遂謂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顯誤也按選注見出師頌史通所列則莽末字子孝者是

元則

魏志附見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待敬之及宣王起兵範

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鄉別營在闕南呼召如意所憂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

在我身爽不從及宣王收範持之甚急範謂部官曰  
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魏氏春秋曰範哭謂爽  
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  
擯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

仲景

通鑑三國裴注絕無其人劉意豈謂張仲景耶  
皇甫謐釋勸華陀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

方蓋仲景醫聖與陀齊名隋志方書亦二人連載並  
注漢人漢末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及仲景知  
幾特舉出之理或然耶讀書志名醫錄云仲景南陽  
人名機舉孝廉官長沙太守著傷寒論二十二篇證  
合內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書錄解題仲  
景文辭簡古與雅古今治傷寒未有能出其外者按  
史通云名重  
許洛地亦合

何楨

張隱文士傳何楨字元幹有文學器幹甚偉歷  
幽州刺史廷尉楨子龕昂憚多至大官自後累

世昌阜晉書何充傳充字次道魏光祿大夫積之曾孫也

許詢

世說文學許掾年少時人比王荀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

馬許便往與王論理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支從容曰何至相苦耶按許掾即詢也字玄度劉惔嘗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荀子王修小字又按新晉書錯見孫綽郝愔及諸王謝傳

秦嘉妻徐

王臺新咏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為上郡掾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淑

答詩略云妾身兮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嘆素琴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列丹鉛錄予觀藝文王臺二書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書及詩皆麗則

可誦幽明錄淑晝卧流涕嫂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  
津亭鄉病亡一客齋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

夢事如

董祀妻蔡

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  
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

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  
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  
與邕善遣使者以金  
駢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祿

晉書忠義傳張祿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  
劉裕以祿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

祿密令鴆帝祿既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息  
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按宋書則於其子  
暢傳見之易代之史體  
自應爾可無關如之譏

鮑昭

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照等引為佐使照字明遠文辭瞻逸

為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照才盡實不然

也按唐人避武后諱豐多作鮑昭

三叛

左昭三十一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邦庶其咎年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

傅靳

漢書樊鄴夏侯灌傅靳周同傳按傅靳恐當作傅周蓋七八中叙功惟傳寬周縹事最少也

許慈

蜀志本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潜字公興並為博士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

尋楚捷其終已妬彼至於此



虞丘進

宋書本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百死

而不顧遂饗封侯之報

王憲

魏書本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年八

十九北史憲作愜

燕石

關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革匱十重縱中十襲客見之

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同

齊竽

韓子內儲說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吹竽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

郭處士為王吹竽王說之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史通通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九

無錫浦起龍撰

內篇

覈才

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  
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  
才則不可叨居史任釋

起言史材實難揀覈宜慎

歷觀古之作者若

蔡邕劉峻

一本峻獨不書名而書字非

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

著書達於史體然觀

一無觀字

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釋首舉

四人皆有心掌故而未及成史者此下分評

案伯喈於朔方

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翔

上

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

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撫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

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

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釋

一層評蔡邕與書志篇論天文同旨

孝標持論談

一作析

理誠為絕倫而自

叙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

一作是

文章

句恐有譌字

諒

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釋一層評孝穆在齊有

志

一有於字

梁史及還江左

一有而字

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

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

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釋一層評

徐陵

光伯以洪儒碩學而

述遭不遇觀

一無觀字

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

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

釋

一層評劉炫○上分覈四人見如此名才留心撰述猶難輕許則史才豈易言哉

昔尼父有

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

世異文之與史較

一作較

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開

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

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釋

至此

提出本篇論旨文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文尚儷體以入史局則非其倫矣。劉之前以詞賦才而成正史者

唯班沈二人故列出之

是以畧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無修史傳

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諠頌之文蕭繹江淹直

一作究

成銘贊之序

序字似當作筆

溫子昇尤工

一作喜

複語盧思道雅

好麗

作儷字用

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

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

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釋此

所舉諸人正證上文麗詞史筆之不相入也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

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

當有值字

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

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

舊說作職連

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

一作共為能事

當時

莫之敢侮假令其

一無其字

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



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醕俯同妄作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

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

一無釋此節也字釋此節

之者之所趨搭到任之者之所取風尚同歸將志古者反不見收矣

昔傳玄

或作毅非

有云

脫

字

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

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

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

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

以上並傳玄語嗟

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

一有所歎豈獨當今之字

者哉

一無當釋末以古語證之眼在拘於時字者字彩句歎時情所尚積而難反也

按載文之言曰文之將史其流一也叙事之言曰其為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茲又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既興文筆難乎為史筆其理然也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為偶者必拙為疎當公之時值唐初運連軫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時局再三言之。或疑諸史叙事究與

六朝碑版不同何累以俳體瞋之噫讀書亦不審矣  
孟姑取晉宋諸書觀其叙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  
他如立談口語決難猝辦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  
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竊時裔種耳應答言句文必  
疊雙其為矜粉飾逐風氣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  
疑者退而檢之皆是。史通極詆儷詞卒亦自為俳  
體正所謂拘於時者乎然其言已為退之習之輩前  
導也

晉令

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佃叛外白差萬人住討濬曰五千兵足可擒佃佃實

無才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按成語似別有本俟

考

朔方上書

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災咎譏刺寵臣下獄減死徙朔方上書

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畧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陸

下留神

自叙山栖

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又嘗為自

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後詳自叙篇

孝穆在齊

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魚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求復命終

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為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按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見不

光伯自叙

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于

時盜賊蠱起教授不行乃自為贊曰通人自叙風徽余敢仰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端

薄言胸臆云云

兩都

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

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愁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行

間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坡詩虔州八景八詠聊同沈隱侯王注沈約為東

陽太守作八詠寫于樓上按東陽今金華府陸魯望二遺詩序云東陽多名山金華為最守山東指此也

羅含

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自此藻思出新太守謝尚稱曰湘中琳琅

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焉

謝客

即謝靈運見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吐言天授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謝弘毅傳客兒靈運

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

蕭繹

蕭繹即梁元帝參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為布衣之交著作多行

世於

江淹

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

志

溫子昇

見叙事篇

盧思道

北史盧玄傳玄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

終散騎侍郎參內

史事集三十卷

麗詞

文心雕龍有麗詞篇論駢儷體其文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心生文辭高

下相須臾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詞率然成對

江總

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文傷於浮艷後主之世總當權宰日與宴遊後庭共陳暄

孔範等十餘人謂之狎客

庾信

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中庶子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

子東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即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踏駁

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踏駁魏都賦謀踏駁於王義按乖舛也本訓色雜或作驂駁義亦可

借後世書有作躋駁者  
踏訓小步失其義矣



沮誦失路

升菴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筆

不行也又詳外篇正史篇

靈均當軸

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言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即內

美修能之寫象耳離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傅玄有言

傅玄見書事篇其言即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毅者非是

陳尹

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授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

因學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漢家功德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間徵居若據據班固傳推知是陳宗字奉宏後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識書多近語俗解上非之官止長陵令與班彪善

杜馬

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既立嚴慮致譏嫌徙北地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

嚴進對閔雅詔留仁壽間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難定建武注記

劉朱盧楊

後漢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駒騄馬融校定東觀百家又詔與

駒騄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又朱暉傳暉子穆字公

叔拜尚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

其體行諡為文忠先生又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

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又楊震

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

書曰與日磾植邕等著作東觀按四人傳中朱穆

不及續

史事

序傳

第三十二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

乎一字

案屈原離騷經其

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

跡實基於此

此以賦體自述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釋而遂開叙體者

叙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

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

此則叙體所始而不述其先者

至馬遷又

徵三閭之故事放

讀

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

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煩於

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釋

至太史公則歷述先世而叙體備遂為後代所

宗已上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闕

是原始

道路縣長故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

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釋自此乃頂接史班固漢

公開出議論

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

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一作踰

間

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

靡施於家諫一作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一作每見其失

者矣釋此為初段議論言遷史本無斷限故遠溯源流

班書止述本朝而亦追叙遠代此習一起攀仰

成風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

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

舊為及

記其客遊臨邛竊妻

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  
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  
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  
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  
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  
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釋此

兩層與論旨  
反離言自叙之

遇過在鋪張而相如不嫌自汙  
王充醜詆所生是出情理之外者  
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

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不舊作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吾每自一依

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一依經作昔者吾友嘗從

事於斯矣則聖達之舊無之字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

諷以見其情或選與異通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

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一作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

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

傳玄陶梅

恐誤或當作梅陶

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

身無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晰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

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

此節乃本篇正諷為自叙誇尚者進規

又近古

人倫喜稱閥閱其輩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

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

曹氏之初淳維

當作始均

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

舊訛馬作南

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

先約炯一作約先後非

之言一作

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

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

傳熊繹恐自我作故

舊作古

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

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叙傳宜詳此理不

知則闕亦何傷乎

釋末節極之於冒承非鬼而誇情莫遯矣

按篇何以作為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而下有自序者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遷而四耳而旁及於相如揚雄者史傳即其自傳也又及



於王充魏文傳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者觸類而長  
藉以起諷也以龍門為初式以蘭臺為踵事以洗身  
證祖為失體以誇尚妄承為進規核而辯迨後官局  
分編序傳  
之例○篇當次前序例題目之間恐是錯簡○唐柳  
遂廢

仲敦論氏族曰天子建德因生賜姓以國則齊魯秦  
吳以謚則文武成宣以官則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  
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以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  
鳥五鹿以事則巫乙卜陶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

本系漢始尚官七相五公所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貧士晉宋因之賈氏弼王氏弘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山東關中號郡姓代北則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曰膏粱有令僕者為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乙姓散騎太中者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謂之四姓又唐書高儉傳曰太宗以人尚閥閱嫁娶取貲謂之賣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

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  
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  
九等號氏族志後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令孔志約  
楊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縉紳恥焉  
目為勲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來諸志錄皆  
散佚云譜胄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此史言賣昏求  
財汨喪廉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廢而公靡常產之  
拘士亡舊德之傳矣然水心葉氏又言叔向以藥郤

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  
必憂國行不必及民但為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  
謝北方崔盧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因閱此  
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

篇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

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按庚信哀江南賦自陳氏族較詳

相如自叙為傳

按漢書本傳無自叙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為贊

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縈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不越史記之年

太史公自序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按此總紀史記全書

也而本序之始終亦括此三言

遠徵近錄

按漢書叙傳其首曰班之先令尹子文之後其末以答賓戲終之時則明帝永平年

也馬序推史官之由來班則止於述姓故史通有異辭

竊妻

卓相如傳相如游梁歸臨邛令王吉為具召之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

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

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國因家

馬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家丁伯等

結怨徙處上虞按替  
頑鯨惡皆自紀中語

學子名母

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  
母曰名我何也其子曰堯舜名天地名母

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母曰子於學  
盡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三千之罪

孝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  
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揚雄自叙

本傳顏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師古曰  
雄之自叙譜牒稱揚侯蓋疎謬也據此可

見雄傳皆自敘之文其說必有  
所受也前相如自叙注已見之

魏文帝

典論自序歷述平董卓脫張繡及  
論射擊劍彈碁之事皆著於篇

傅玄

玄字休奕見書事篇作  
傅子三篇其自叙未見

陶梅

其人無考世說方正注梅頤弟陶字叔真王敦諮議參軍晉書祖逖兄納問梅陶曰君鄉里立

月旦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

也按陶生許劭之鄉好議論自叙之作或是其人

葛洪

抱朴子自叙余抄撮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王屑盈車不如全璧答曰泳員流者採珠而捐蚌登

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略採之

儀父振鐸

大戴帝繫篇顓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曹姓者邾氏也

通志氏族畧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為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曹之先也劉言稍借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

始均李陵

魏書序紀黃帝以上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

命為田祖爰歷三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

河內馬祖

按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司馬邛為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

彪九州春秋叙姓別有所祖也侯考

吳興沈先

沈約宋書自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後以國為氏漢有曰戎字威卿者光

武封為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馬順帝分會稽為吳郡靈帝分烏程為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為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按南史



沈炯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  
通云炯言有異未詳所本

真律寧楹

未詳

冑纂伯僑

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  
交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

家傳熊繹

漢書叙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今尹子文之  
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因氏

馬按熊繹  
楚先君也

敬他

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煩省

第三十三

晉荀卿有云遠略近詳

舊作錄遠  
畧近誤

則知史之詳略不均

其為辨

舊作患誤

者久矣釋

荀子語可作本篇題目二句承接竟似破承舊本傳謫遂與通

篇抵悟

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正明

能以三十卷之約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

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

並史議原文

又張世偉著班

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

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

並優劣論原文

然則自古論史

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甚

甚舊作非恐誤

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

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

釋首提後史益煩為論案乃先舉干張兩議以啟辨端

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

古由通

古今不同勢使

之然也

釋揭勢字是篇的

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

釋此下對兩議分辨

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

有

一諺言

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

以通

一作同

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

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地

僻界

一作遠非

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

如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

年而

一作各

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

一作事

不詳年淺

近者撰錄多備

原注

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

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先覺之矣按先

後書日之文見杜氏集解序疏一本此

一作

丘明隨聞

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

此釋

左之勢也此即兩層言左之約

不能約之時干之言豈定論乎

及漢氏

一作時

之有天下也晉天率土無

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輜軒之使月

一作日

馳於

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

府字舊譌在京兆下

徵事於四方用使夷

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釋

此節言班有不得不煩之勢張乃以為不如馬亦豈得為定論乎

降及東京作者彌衆

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

一作世

多髦俊邑

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

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

即後漢書也

所以又廣於前漢也釋

由班而推後漢之煩又其勢有必然者但今范史短於班史此蓋舉華謝諸本而言篇尾云華謝所編煩於班

也馬是

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

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

一作周

悉江左京洛事缺於

三吳陳壽偏委

悉也一作安非

蜀中巴梁語詳於二

一作非國志

最短短何以云然恐蕪壽所撰益都者舊傳而言

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

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

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

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

更由漢而推之偏近之史其煩又各因其勢也

已上皆循序推出

夫論史之煩省者

一無者字

但當要

一作求

其事有

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

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釋數語一篇筋骨

論當否不論多

少洵焉論也

且必謂立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

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  
畢書豈得謂之省耶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  
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  
而移闕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耶由斯而言則史之煩  
省不中

東也不東於一也

從可知矣釋

此節更就干張所論之二書搜討其義言彼所

謂煩省之說并亦未確也

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

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  
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  
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  
秋則城濮鄆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  
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  
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  
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一作今非之所書  
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同後來舊作後來同誤限一槩以



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

嗤沈蕭之所記

宋書南齊書

事倍於孫習

晉史

華謝之所編

皆後語煩於班馬

此四句舊本雜亂不成語錄見篇後

不亦謬乎啓論史之

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  
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釋

後即更從煩一邊指證出與簡並勝之義  
能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興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了了

不須復贅疏義也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厚薄多少說理尤為圓足史通著論不難其綜覈難其寬和如此篇醇乎醇者也。此篇用意與叙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簡之法又內篇至此將竟持以幹旋前論偏枯更可識著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漿一段識史筆之謹嚴見讀書之精密遇此等不放過便能處處得師

遠畧近詳

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畧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

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按文之誤從劉勰文心來文心云荀况稱錄遠畧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意

亦自

背

令昇世偉

令昇干寶字也其說見二體篇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

見言語篇

天壓

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子長矣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

為豎有寵卒亂其室

拔旆

宣十二邨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局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

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棄甲

見言語篇

乞漿柏父

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為

姦盜欲攻之主人嫗覩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嫗飲翁酒縛之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

嫗賜金千斤按郭不言所出後閱漢武故事得之

獻計天山

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

女間遺閼氏云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

得出鄭氏曰  
計鄙陋故秘

長沙戲舞

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  
卑濕貧國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

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翾小舉手左右笑  
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  
武陵零陵  
桂陽益馬

楊僕移關

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  
安以故關為弘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

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  
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三百里按  
已上四條皆所謂班氏不錄者也今詳考漢書果皆  
別見而郭本率以班書正文串錄為注反似其言皆  
出史文者豈不與本旨刺謬乎至楊僕一條但鈔酷  
吏本傳尤與移關事無涉矣只此校訂頗費日力後

詳王本大半得之  
是其勝郭本處

城濮鄢陵

城濮事在僖二十八鄢陵事在成十六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有窮少康

有窮后羿見人物篇又左哀元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繇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

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謀澆復禹之續祀夏配天

王莽光武

二漢終始傳紀載之凡數卷

桓玄宋祖

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

卷數

為秦開蜀

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略同

鄧父鍾會

魏志鄧父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陲大

舉圖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父統諸軍三萬餘人趨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略口入移

檄蜀將吏士民云云按魏志蜀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專載失載不一冊

沈蕭四句

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文異而誤同正凝想間張生玉穀至共勘之揀所兩有汰所

兩義而四句出遂刊定之後見別本一字不爽也二本大小書雜亂謬誤錄後

一議者苟嗤沈約

休文

著宋書行

字子顯

著齊書蕭

之所記事倍於孫

孫盛字安國晉人也

當晉書鑿齒

字彥威

亦

著晉書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又一

議者

荀嗤沈約

休文梁人著宋書

蕭衍

字子顯著齊書蕭衍所記事倍於孫

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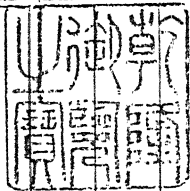
字安國晉人著晉書

習鑿齒

字彥威亦著晉書

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按二本皆正文夾注之互混也其文不可以句而衍字當字等之誤更不待言邢子才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余讀此悶極始悟不禁為之解頤





史通通釋卷九